

男左女右

请女人猜谜

余维庆

几年前在北京,和一个出租车司机聊天。他一听我是潮汕人就来了劲:潮汕男人好啊,太舒服了,什么事都有女的伺候着,回家了皮鞋儿一甩,拿份报纸遮着脸就等着开饭了。饭要慢了、不对味了,一个眼神横过去,女的就慌了、不知所措了,尽一旁陪着小心。

潮汕人遍布全国,从商贾士人到引车卖浆者各个阶层都有,平时在家张扬惯了,拿到外面来就添了这么一个恶名。司机最后总结了一下说,嫁人不嫁潮汕汉,娶妻当寻岭南人。

当时我还算青春少女,听了这样的话未免有点自鸣得意,矜持地告诉他,这是我们的传统!我的意思还是非常愿意继承这样的传统,殊不知这样的传统就像长江三峡的截流,已不知被截到哪一辈人手里了。

天下乌鸦一样黑,天下的女孩子,在“对付”男朋友的整体战略、手段、技巧都是无师自通的,并且,随着一些可怕的弱智爱情剧的传播,使她们的眼界更为开阔,理论更趋成熟,技术环节上,整体形成了城市包围农村的趋势。

问题是,所有被称之为臭男人的家伙身陷深渊,却每每摆出乐此不疲的POSE来。

女人们爱逛商场倒也罢了,这是天性,就如同臭男人爱凑一块儿喝点小酒,彼此脸红耳赤地扯淡,可也不能强迫你傻乎乎地陪她转了半天商场,到了最后是啥也没买就过一个过瘾呀。女人不让在屋里抽烟倒也罢了,事实上二手烟也有很大危害的,可问题是你不能趁早杀绝了,你太冷太躲到阳台抽了,她还能把你已叼到嘴里的掐掉,还振振有词。

实际上,这些只是鸡毛蒜皮的事,任何一个和我一样坚强的男人都有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”的历史责任感。最怕的,还是女人的撒娇。

撒娇分为几种,时令性撒娇、不怀好意撒娇和习惯性撒娇。

时令性撒娇是这样的,如:老公,我们单位那谁谁好过分哦,穿的貂皮大衣居然和我一模一样。这时候你就得表态了,除了同仇敌忾地对她单位同事的不良行为进行批判外,是不是还得考虑再给她买一件了?

不怀好意的撒娇颇为危险,如:你那同学已经买了汽车了,咱们什么时候能买呀?或,今天给你打电话那女的是谁呀?长得漂亮吗?

最为让人气愤、最密集轰炸的还是习惯性撒娇,她往往会不厌其烦地突然问你:你爱我吗?答案应该是肯定的,问烦了说上次不是问过吗,她会说你在搪塞,你如果干巴巴说爱,又得说你很不真诚,张口就来例行公事。

很多的生活琐事不胜枚举,女人的观点是十分确凿的,我们是小市民,我们当然关心这样的小问题。我的一个哥们在对付这方面是很有一手的,有一次他老婆骂他,你袜子穿了一周还不洗啊?他说,他今晚去洗脚了,老婆紧张了,和谁去的,是男的还是女的?朋友说,骗你呗,是去看了《洗脚》这电影,哎,《洗脚》你看过吗?他老婆说,没看过。

于是一双袜子就不见了。我们没有哥们那样的天赋异禀,经常是选择沉默。沉默不是坏事,让你显得深沉、委屈。女人也不是老以自己为中心的,她会反过来问你,怎么啦?有什么事不顺心啦?她会显得惶恐、不安、温柔,这时候,你就可以心平气和地选择自己喜欢看的体育节目了。

所以,有时候,请女人猜谜。

人与自然

梨花留春白雪香

王琳宝

一夜春雨,梨花始开。千万万树堆雪,漫坡银装素裹。那蓬勃浩大的阵势,在悄无声息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“梨花静如女,寂寞出春暮。春色惜天真,玉颊洗风露。”元好问诗如一幅古代仕女图,勾勒出梨花的精气神。作为梨花之母的梨树,积蓄一冬,花开春末,然花期仅有七天,盛景不过三日,旋即随风零落,玉殒香消。她来去匆匆的身影,让历代文人墨客留下诸多诗词佳句。

“洛阳梨花落如雪,河边细草细如茵。”南朝梁萧子显来到东都,适逢梨花凋谢,满地雪白。诗人见此情景,全无情花伤春之感,反觉一地梨花似雪,恰是物候使然,不过是为秋天满树硕果提前举行的典礼。他眼中的梨花,俨如素衣仙子,圣洁高雅,纤尘不染,且母性十足,甘愿零落成泥,养根护果。她与茵茵绿草相映成趣,愈发美不胜收。

梨花,别号瀛洲玉雨。她是诗情画意,是玉蝶翩飞,是诗人眼中的胜景。唐人素喜梨花,常建“阶下草犹短,墙头梨花白”俨然一幅素描;王维“柳色春山映,梨花夕鸟藏”活脱一方禅境;李白“柳色黄金软,梨花白雪香”集视嗅三觉于一体,将梨花写到极致,格外清心可人。宋人对梨花更是钟情,周邦彦“昭君乍起,雪浪翻空,粉装缟夜,不成春意”将梨花拟为绝代佳人;女诗人朱淑真“恰如飞鸟倦知还,滢荡梨花深院”则素面朝天,颇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在园中,我还看到许多果农攀上爬下,手拿棉花棒,不停地在枝丫间穿梭点播,那是他们给梨树传花授粉。据说,梨花色白香淡,吸引蜂蝶

具洒脱气质;陆游“粉淡香清自一家,未容桃李占年华”墨点梨花香魂,欣然定论。

梨花六出,粉瓣似雪。岑参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写尽雪与梨花的异曲同工之妙。然梨花清新淡雅,向来不妒群芳。她无意与桃之夭夭媲美,与出墙红杏争艳,与灼灼樱花竞秀,却有着个性十足的朴素自然之美。晁补之“开时似雪,谢时似雪,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蕊,香非在萼,骨中香彻”诸句,虽是状写梅花,此处拿来比喻梨花,亦再贴切不过。

家乡也有梨花,只是规模不大。山里边梯田层层,地块不大,多是三株五棵,星星点点。少时懵懂,年年观花,却只重外表,不思内蕴,总觉得清一色的“白”过于单调。一年春上路过汤山,正值50万亩梨花盛开,那铺天盖地的气势一下拴住了我的双脚。我于镇锁黄龙的高处“鳌头观海”,只见梨花漫无际涯,像飘舞的瑞雪使大地统为银色,差使双目成为“雪盲”。园中的梨树王冠盖巨大,浓荫面积0.3亩,虽历经百年风雨,仍虬枝似铁,势如龙飞,繁花缀玉,人称“乌龙披雪”。那伟岸的身姿,沧桑的容颜,令我叹为观止:真乃老树着花无丑枝,原来普普通通的梨树和梨花竟也可以摄魂夺魄!

有限,仅靠自然因素传粉,坐果率低,必须人工辅助以利丰产。看见果农们忙碌的身影,我不禁肃然起敬。这些辛勤的园丁,不仅要像养儿育女一样伺候梨树,而且还得担起风力和昆虫力所不及的繁重劳动,他们堪称真正的护花使者,因为他们手里心里全都是花啊!怪不得汤山酥梨那样香甜可口,作为贡品直送金銮宝座,原来那硕果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浇灌而出!

千树梨花,一腔相思。在这三月精心布局的盛大雪景里,我顿觉意乱情迷。梨花,一个美丽的符号,却在浩瀚辞海中身兼数职,能文善武,她既是古代的一种小酒杯的雅称,又是一种枪法的代号。河北邢台地区的一种民间曲艺,冠以梨花芳名,曰梨花大鼓,演员在台上手持两片“犁铧”作为伴奏,久之谐音成为“梨花”,至今仍为群众喜闻乐见。几年前女诗人赵丽华偏重口语风格的诗歌,也被称为“梨花体”,并在媒体上酿成新诗运动以来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。“梨花体”因此载入《新华词典》,作者也被称为“梨花教主”。而梨花之母的梨树,还荣为北国吉林所辖县名。

三月,梨花飘雪,清香浮动,沁人心脾。抬眼细看,风动绿枝,翡翠幼果隐约可见。虽然梨树风光不再,但那一缕香魂将会随着流光之夏久远弥散。我期待着金秋时节,到果园采摘鲜果,重新回味梨花的清新淡雅,让诗情像梨花一样漫天飞扬……

新书架

《花儿与歌声》

海燕

在农村有这样一群群体: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,用勤劳获取家庭收入,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,但他们却留在了农村家里,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。这些本应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儿童,集中起来便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——留守儿童,很多人形容他们“像野草一样成长”。

本书作者孟宪明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,副作家,河南省儿童文学学会会长。对农村留守儿童心怀深情和关爱的他,创作过一系列关于描写留守儿童生存状态的文学作品,这些作品不仅是同类文学作品中的佳作和代表作,同时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和切合当下的社会现实意义。

本书通过对一个三口两育特殊家庭的日常生活的描写,生动而真实地展现了日益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下,乡村孩子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渴求,读来感人至深,启人深思。作者分别选取了24种野草来连接,毛毛眼、薊、牵牛花、蒲公英、野菊花、星星草、湿拉秧、蒺藜、疙疸草等这些在农村庭院后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野草,它们卑微而强大、给点阳光就灿烂、给点雨水就葱郁的特性,不正是乡村孩子精神的写照吗?24种野草,又配以24首乡间歌谣,自然清新的气息顿时扑面而来。作品中大量方言的运用以及许多民间验方,更是把我们带入了一幅幅淳朴浓郁的民俗生活图景中。

的高声辩说。有天辩论声戛然而止,旁人好奇,过去一看,两人竟打起来了,因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,所以都没发出声音。被人劝开后,废名气呼呼地走出。但至次日,废名又来了,与熊十力在讨论别的问题,又争得不亦乐乎。

说了这么几个例子,或许可以稍微总结几句了。与君子之争相对应的是小人之争,君子之争,争的是政见、看法、学术观点,小人之争,争的是利益、权势、酒色财气;君子之争,光明正大,不掖不藏,直抒肺腑,小人之争,偷偷摸摸,阴谋诡计,见不得人;君子之争,襟怀开阔,气量高致,和而不同,小人之争,心地狭窄,小肚鸡肠,睚眦必报;君子之争,越争越明,能出共同提高,双赢局面,小人之争,只会两败俱伤,狗咬狗一嘴毛。

历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迄于明、清的佛道之争,陆九渊心学与朱熹理学的朱陆之争,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张之洞与沈家本的“礼法之争”,世界科学史上的牛顿莱布尼茨之争,经济学家林毅夫与张维迎有关产业政策的林张之争等,都是君子之争。而民国初期的“府院之争”,某卫视的“一姐之争”等,则是典型的小人之争。

君子之争,能出朗朗乾坤,风清气爽,因而多多益善;小人之争,只能争得乌烟瘴气,臭气熏天,还是少点为好。

张小敬垂下头,凑到店主耳边:“不瞒你说,在下一个死囚犯。办不成差事,回去也是死——你猜我会怎样做?”店主望着那只森森独眼,心中一紧,他最怕的是不守规矩的疯狗。他眼神闪动数息,只得开口道:“你到底要问什么?”

张小敬把刀口挪开一点:“最近你有没有和突厥人打过交道?”店主对这个有点诧异,不过很干脆地答道:“没有!”“那你听说过最近有什么商家和突厥人接触吗?”“没有。突厥人?在长安都多久没看见了。”

突厥早在贞观年间已一蹶不振,西突厥在显庆年后也分崩离析,只剩下几个小部落在草原上时反时归。至于留在长安的突厥人,已基本归化。除了俘虏、使节和赴京朝觐的首长们,长安不闻突厥之名已经许多年了。“你敢动我的人叫过来问问,也许他们知道呢。”张小敬坚持。

店主只得吩咐伙计们过来,一个劲的问有无和突厥人有接触,结果自然都是没有。张小敬挥



向日葵(油画)朱勇

聊斋闻录

君子之争

陈鲁民

孔子曰:“君子无所争,必也射乎!揖让而升,下而饮。其争也君子。”意即君子没什么可争的事,如果有的话,那一定是射箭比赛吧!比赛中先互相作揖,谦让,然后顺序上场,比赛完毕,又互相敬酒。这就叫君子之争,就是竞争一定要讲规则,守规矩,阳光操作,良性竞争。

在“争”这个事情上,君子大致分为两种:一是与世无争,即“君子无所争”,譬如杨绛。她毕生信奉并践行一句名言:“我和谁都不争,和谁争我都不屑。”谦恭中含着傲骨,一团和气里透着咄咄逼人。她其实是与世无争,在不争中争来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地位,可谓高明之极,典雅之至。

还有一种是与世有争的,他们有原则,有锋芒,有底线,有棱角,该力争时绝不客气,一定会据理力争。但他们之争又是君子之争,光明磊落,堂堂之阵,观点摆在明处,决不放暗箭,打黑枪,不靠权势压人,唯向真理认输。

北宋神宗时,司马光与王安石就是君子之争。两人私交笃密,互慕对方才华,但却政见不同。一个急于改革变法,力图大破大立,一个老成持重,求稳防乱。王安石当政时,大力推进变法,司马光极力反对,王安石并未以势压人,挟嫌报复。王安石罢官后,司马光复出,果断废新法,罢新党,也没有找王安石麻烦,反而在王安石死后帮他照料后事,并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大赞他的道德文章。

“来人,给张爷取一匹路马来。”官定素丝一匹四十尺,做寻常交易之用。若是长途运输,还要再多叠四十尺,谓之路绵,只适合骡马驮着,常人根本没法抬走。店主故意给路绵,存了有意羞辱的心思。

想要钱?那就自己当畜生驮着出去。

张小敬走上前去,作势要接。店主轻蔑一笑,可他笑意还没消失,就眼前白光一闪,一把利刃架到了脖子上。

别说话,就连姚汝能也是大吃一惊。他本以为这个死囚犯和店主有什么交情,想不到居然上来就动了狠手。姚汝能“啊”地抽出佩刀,却不知该掩护张小敬,还是该阻止他。

这时一群玉真坊的伙计冲进来,姚汝能的心和刀同时一横,学着张小敬的样子厉声道:“靖安司办事,都给我站开!”那群伙计果然不敢上前了。

张小敬的声音依然冷漠:“我的问题还没问呢。”

“你敢动我一下,就等着被踹死吧!”店主恼成怒。



蔽区印象(国画)吴永波

履痕处处

构树的精神

王宏治

构树虽其普通,普通到极少有人知道,甚至好多人叫不出它的名字,但我却非常喜欢构树的风格。

因为喜欢,所以到哪里都不自觉关注构树。但如今的市区和景区,都很难看到它的踪影。我想主要是因为它的木材不能做家具材料,长得不够挺拔,看上去不像景观树。但它坚韧、抗争、面对困境不低头的精神却让我佩服。

我的老家属于黄河南岸的丘陵地带,过去的村庄大多都建在陵下的沟里,宅基依沟势而建,院子后边是十多米高的土崖,在崖的下面打上二三孔窑,住进去冬暖夏凉。这种土窑是祖先们留下来的最实用的发明,因为省去了建筑材料,打起来速度又快,养育了我们无数的祖辈。

老家的窑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,但给我印象更深的是窑顶的构树。我的老家把窑顶又叫窑头,那上面长满了密密麻麻的构树,郁郁葱葱,生机盎然,夏天遮阳效果非常好,春天发芽时同时长出的构蒲穗能让人尽情地采摘,那是极好的野菜。

构树虽有好处,但它长在窑顶也带来了隐患。它的根部长得很粗,扎根又深,一到刮风下雨,它的根部就把窑顶的土别得松动脱落,刮大风时会不停地往下掉土。农村一般把厨房扎在窑里,每天做饭和吃饭都必须从下面经过,所以不管下多大雨,只要不大片地塌下来,家里人依旧冒着风险在构树的下面来回穿梭。

有了隐患就要除掉。构树长得大了,父亲就安排我们几个上去砍伐,记得我十五六岁时曾经上去砍过构树,那也是不好干的活计,半空作业既要保证掉不下去,还得防止死树断肢划伤皮肤。

让人难以想象的是,第二年,那被砍了头的构树,既没浇水又没上肥,一开春就从根部发芽长枝,很快长得枝繁叶茂、充满生机。有一年夏天,我和儿子晚上在平房上睡觉,我指着构树对儿子说,要学习构树的精神,即使砍光杀净,不过,我的老家除了吃构蒲穗、拽叶子喂猪,再没见它发挥过其他的用途。

构树也叫够树,学名叫楮树,属于落叶乔木,雌雄异株。雄树的叶片为掌状,雌树的叶则为心形。每年初夏,雄树开花,浅绿色,长长的,很像松毛虫,就是我们说的构蒲穗,有的地方叫构树。盛夏七月,雌树果实成熟,圆形的,红色,质感较粗,有的地方叫楮桃,长满一树的果实也是一道风景。构树的树叶和树皮能用来造纸、养蚕,还能治疗风湿、皮肤病、疟疾等多种疾病,不过,我的老家除了吃构蒲穗、拽叶子喂猪,再没见它发挥过其他的用途。

在郑州绿博园,我只见到过一棵构树,长得不高,但那是我见到的最直的构树。在洛阳明堂天堂景区,在明堂边上我见到了长得最高最大的一棵构树,一时间倍感亲切。

说完他转身离开,姚汝能狼狽地从土地上爬起来,顾不得拍掉身上的土,连声喊道:“喂,张爷耐,你这么干,我可是要上告的!”

张小敬理都没理他,径直朝前走去,姚汝能只得气得急败坏地跟了上去。

玉真坊在西市东南二街口的北侧曲巷内,需要拐一个弯,恰好可以挡住外街的喧嚣和视线。一入坊内,迎面而立。中庭是一个美貌歌姬正围着一棵梅树唱着《春莺啭》,且歌且舞。

张小敬他们一闯进来,歌舞暂时进行不下去了。两名护卫走过去想要阻止,店主却皱了皱眉头,挥手让他们退开:“闹下是……”

“靖安司都尉,张小敬。”张小敬放开伙计,亮出腰牌,然后示意姚汝能把院门关上。

“哦……可是万年县的张阎罗?”店主在长安待了许多年,稍微有点名气的人,他都有耳闻。伙计不敢惊讶,只得说去通禀掌柜,张小敬却一把拽住他胳膊,径直向坊后走去:“军情要事不容耽搁,我随你去!”伙计还要挣扎,被他用刀柄一磕腰眼,

张小敬面无表情地一拱手:“有几个问题,要请教尊驾。”

店主伸出右手食指,慢条斯理地顺着嘴角的胡须滑动,一直滑到高高翘起的一撇须尖,才意犹未尽地放下。张阎罗这是没钱过节了吧?居然敢敲诈了玉真坊的头上,也不回问这坊和宫里的关系。

“来人,给张爷取一匹路马来。”官定素丝一匹四十尺,做寻常交易之用。若是长途运输,还要再多叠四十尺,谓之路绵,只适合骡马驮着,常人根本没法抬走。店主故意给路绵,存了有意羞辱的心思。

想要钱?那就自己当畜生驮着出去。

张小敬走上前去,作势要接。店主轻蔑一笑,可他笑意还没消失,就眼前白光一闪,一把利刃架到了脖子上。

别说话,就连姚汝能也是大吃一惊。他本以为这个死囚犯和店主有什么交情,想不到居然上来就动了狠手。姚汝能“啊”地抽出佩刀,却不知该掩护张小敬,还是该阻止他。

这时一群玉真坊的伙计冲进来,姚汝能的心和刀同时一横,学着张小敬的样子厉声道:“靖安司办事,都给我站开!”那群伙计果然不敢上前了。

张小敬的声音依然冷漠:“我的问题还没问呢。”

“你敢动我一下,就等着被踹死吧!”店主恼成怒。

这种看法看似相似,却最省力。姚汝能看向张小敬的眼神都变了,不是积年老吏,可想而知这招,分寸火候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

“您怎么知道玉真坊有问题?”姚汝能好声地问道。

张小敬面无表情地回答道:“随便说的,这西市豪商里,身家清白的可不多。”